

骄傲的病让庾亮和王导同饮苦酒

完

历史随笔



北溟鱼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迷人的、惊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但装与不装的人,都成了贴在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审美标本。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松。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想象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上期回顾】

渡江名士王导,说白了是个很有小媳妇范儿的职场明星,他的职场生存智慧,很值得后人去学一学……

王导活了一辈子,在大多数时候都很从容。连王敦叛乱时跪在晋元帝门口求情也是风仪不变,倒是晚年在庾亮得势的时候,他曾经用麈尾扇掩着鼻子,隔开庾亮车过带起的尘埃,对人说,“元规尘污人。”元规是庾亮的字。这话流传很广,让人听起来可怜兮兮的带着怨毒。

这样的过节发生在庾亮和王导身上,其实是很奇怪的。虽然文人相轻是中国人的传统,但顶多是心里互不买账,脸上还是要客客气气过得去。像司马光和王安石那样撕破了脸皮,各自为党,在史书上骂骂咧咧一直到千年之后的,只是少数极品。况且,庾亮和王导都是贵族子弟,年轻的时候在各大沙龙上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王导曾经说过,他和庾亮是年轻时候的发小——布衣之好。到了东晋渡江,他们实际上还是一条战线上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晋元帝之前,王导建议的为组织朝廷准备的人才库“百六掾”中,庾亮是秘书长,大家一道为了和江南的士族搞好统一战线尽心工作。

庾亮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不好相处的人。相反,庾亮属于那种让人很舒服的哲人,风度翩翩,任何类型的人见到他都会感到舒服,如沐春风。

这样的特质,有人缘,是总理胚子。但因为他的妹妹是晋明帝的妃子,他曾给晋明帝上了一封长长的表,告诉大舅子姻亲为高官是西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干。可见,庾亮这个人不仅潇洒有才华而且格调还很高。晋明帝应该感到很幸福:王导还没倒下,他的一把手位子却已经后继有人了。

庾亮引而不发是在等,等王导寿终正寝之后正常接棒。所以他在晋明帝临死之前还帮了王导一把:晋明帝

传司马宗和虞胤到卧室里,想给他们两个接管朝政的权力。结果庾亮以大舅子的身份闯进宫里,一把推开晋明帝的卧室门,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告诉他如果现在废了王导,那么东晋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庾亮帮了王导一把,一来是不想让这种正常交替的权力转移出现差错,二来也是希望王导该回家养老就回家去,该把地方给少壮派挪一挪啦。但是王导也是一家之主,不想退就能退的,首席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活到老干到老。偏巧这个时候出事了,两人原来暗流涌动的矛盾一下子到了明面上。

事情出在苏峻。东晋原来的军事力量是很薄弱的,打仗都靠雇佣军。这些雇佣军就是江北逃难逃过来的流民武装,像温峤、刘琨、郗鉴都是这样的人,苏峻也是。虽然朝廷知道这些土匪不好用,但是没办法的时候还是得用。比如说王敦从武昌打过来,也只有借助这些人的力量挡一挡。苏峻因为在打倒王敦的事情上出了力,所以得了好处,做了长江上游阳历地方的一把手,对下游的威胁是很大的。偏巧这个时候庾亮为了清除晋明帝预备搞的宗族代替士族的谋划,杀了司马宗。琅琊郡一个叫卜咸的人和司马宗一起被杀,他的哥哥逃到了苏峻地盘上。庾亮让苏峻交人,苏峻耍滑头,说人不在自己这里。这是明摆的不听中央控制了。庾亮的意思,把他调到朝廷里面来,脱离军队,不听话的就击杀。王导的意思,这个人这时候不能动,你只要叫他来,他肯定就反了。庾亮郁闷的不满这时候像海啸山洪一样出来了:王导就是一直搞姑息,才搞得中央软蛋,政令不出京城。于是他一意孤行地向苏峻发出了诏书。

苏峻果然反了。这点不出所料,

但是庾亮带着军队去打苏峻却被苏峻打败了,死了一个年轻有为、才十九岁的大儿子,自己狼狈地带着十几个人去投奔温峤。他很快得到了发小温峤的座上宾待遇,并且被引荐给了握有重兵驻扎在武昌的陶侃,得到陶侃的帮助平定了苏峻的叛乱。

这件事情的结果,却是庾亮再也不能忍耐王导的容忍。所以平定了苏峻之乱之后,庾亮引咎离都,把小皇帝成帝交给了王导,自己亲自去搞军事,都督豫州、扬州军事,驻扎在芜湖。庾亮的这个举动没让王导松口气,反而让他不安了。芜湖到南京,现在走高速快得很,就是在晋朝也是朝夕至。庾亮根本不是自贬,而是拥兵自重。

庾亮的运气不错,他离都的同年,温峤死了,江州并入了陶侃的手里,但是五年之后,陶侃也死了,所以庾亮不仅得到了温峤的江州,也得到了陶侃的荆州。这样一来,上游的武装领袖就成了庾亮。王导的压力剧增。

王导当然知道庾亮的意思,所以有了最开始非常怨毒的用麈尾扇掩着鼻子的一幕。

庾亮拿到上游统领权的第二年,出了大事:继承石勒帝位的石虎出来打猎玩,一直打到了长江以北的阳历。王导很紧张,向皇帝要求了能够随便杀不听大臣的话,加了一个军队总司令的名号,向各地,特别是长江上游派遣了大量嫡系将领,要带着人打仗去了。但是很快,石虎玩累了就回家了,江南这里虚惊一场。大家一口气还没喘匀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喊狼来了的阳历太守袁耽因为虚报军情被革职,但是不久之后又做了王导的从事中郎。而本来没事就该撤军的王导嫡系们,却没收到撤军的指令,都留下了。比如说被派到江州去的王导表

侄儿王允之,就占据着建康和武昌之间的浔阳,不走了,之后又驻守在芜湖,得到了扬州四郡。这等于是把庾亮原先的地盘都抢了,还在庾亮和王导之间设置了一面盾牌。

庾亮显然是不高兴的,很快他上了一道折子:因为北伐必须从魏兴(陕西安康)走,但是原来镇守在那边的他弟弟庾恢因为粮草运不上,所以要下来。

庾恢下来之后来到了半洲这个地方,也不走了。半洲和江州离得不远,庾恢就是下来挤兑王允之的。果然王允之抢来的地盘又被庾恢抢了回去,而魏兴这个地方又调上了庾亮的另一支部队。那粮草不够之类的,显然是编出来骗王导的鬼话。庾亮终于爽了。

但是,这次偷袭之后,庾家其实并没有占到便宜。庾亮的北伐虽然成行,但是却打了败仗,庾亮自己因为忧虑失败的后果而生了大病,没想到王导死了,他忧虑的可怕后果并没有出现。可是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死了。而夺来地盘的庾恢却很快被晋成帝骂了一顿,说大舅舅已经惹出苏峻的祸事乱了天下,你这个小舅舅又准备故事重来吗?因为传说庾恢曾经想一杯毒酒解决王允之,只是因为王允之先拿酒喂狗才逃过一劫。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暗示之下,庾恢被逼着喝了毒酒自裁。

王导和庾亮因为一时意气兴起的争夺损失了军队,损失了亲人,到最后却以老死作为结局。看来,只有时间能医骄傲这种病。但可惜的是,这种药总是来得太迟。庾亮的名字正谐音了他之前的“瑜亮”,他和这百年前的古人有同一种病,终究也饮了同一种药的苦涩。

但王导和庾亮之后,骄傲的故事却依然发生,这是天才的宿命。

田戈丢了一天的时间

3

悬疑小说



田高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安市华天集团下属一家物流公司的项目经理田戈在西藏的徒步旅游途中连续遭遇诡秘事件。回到嘉安市以后,田戈当兵时的首长同时也是华天集团副经理的刘寿源突然自杀。田戈作为重要嫌疑人被逮捕。富豪雷一鸣将田戈查释出以后表示愿意帮田戈查明真相,其实真实的目的是想利用田戈的特种兵技能从银行保险库中盗窃价值连城的珠宝……

【上期回顾】

徒步旅行团来到草原上,遇到了一户牧民,在活佛的“指引”下,牧民竟然为旅行团的团员们准备好了他们心中所想之物。而旅行团的第二个露营之夜,唯一的女驴友圆圆竟然失踪了……

他们在山洞附近寻找圆圆可能留下的痕迹,但毫无收获。五个人踏上返程。

在快要到达黑光峡谷外的草原时,天空突然暗下来,远处隐约有雷声在乌云里滚动。田戈面色如土,高原之上打雷就意味着雪崩。

旅行团的人都走散了,声音向不同的方向飘去,浓雾中有大片的雪花飘扬。

田戈回忆自己的位置,并查看指南针,确定方向后才向牧民次松家的帐篷走去。然而田戈走了近两个半小时,仍旧没有看到帐篷的影子。田戈眉头紧皱,没再看指南针,而是转身逆向而行。没过几分钟,他的眼前突然一亮,他走出大雾了。田戈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青草地、葱绿的树木、寂静的帐篷、悠然漫步的牛羊。

田戈抬起手腕看时间,已经是2月29日下午一点多。田戈紧了紧装备,向牧民次松家的帐篷走去。

帐篷外依旧是两条凶恶的狼狗,一见到生人顿时狂吠起来。但在田戈突然犀利起来的目光注视下,那两条血统并不怎么纯的狼狗夹起尾巴逃回了狗窝。次松家帐篷的门打开了,意外的是,走出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肤色白皙的藏族姑娘。她行了一礼。

田戈挠了挠头,盯着眼前的姑娘,听她嗔怪地说:“你真没礼貌,也不先问人家的名字。不过看你是活佛预言要到来的人,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和你同行的女人呢?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呢?好啦,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白玛,汉语里的意思是莲花。不过我喜欢别人叫我的汉人名字,牛玉娇。那么,我叫你什么呢?”

“我叫田戈。你这附近有没有电话?既然活佛能预言我的到来,那他

也该能预言到我的同伴们,包括同行的女人都在山上失踪了,我必须救他们。”田戈把双肩包卸下,这才感觉到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所有关节都很酸痛。

牛玉娇一愣,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田戈,失声地问:“失踪啦?怎么失踪的?”牛玉娇似乎异常焦急,但她强迫自己停下。牛玉娇说:“活佛没有预言,那就必定有他的深意。这里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牧场,但很遗憾,这里没有电话。从那片云里走出来的人,你很强壮,但并不表示你真的是神人。快进来休息一会儿吧,不然后天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能下床走动。放心,你的同伴不会有事的。”

帐篷内变了模样,不过仍旧没有灯,窗户也很小,光线幽暗。窗户下有张整洁的床,帐篷一角供奉着唐卡圣师像。田戈扫了一眼,没有发现电话,十分失望。田戈慢慢闭上了眼睛,沉入梦乡。他从梦中惊醒时,发现时间刚过去一个小时。他从床上跳下来,身体的不适已完全消失,甚至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帐篷的门开着,外面的风不时涌进来,田戈打了个寒战,匆忙穿衣服。

“你醒了。”就在田戈刚把外套穿上,牛玉娇忽然出现在门口,双手拎着补充过水和食物的双肩背包,放到田戈面前说:“向东走,二十里的地方有反盗猎巡逻站,想救你的同伴可以去那里找人帮助。”

田戈犹豫半天,从背包里翻出一把精致的瑞士军刀,又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一同递过去,说:“牛玉娇,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

晚上八点多,终于找到牛玉娇说的那个反盗猎巡逻站。藏族森林警察才仁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搜救。晚上九点多时,好消息传来,赵湖和许放工还有王亚雷都已经在黑光峡谷

的另一头找到。他们在距离神女峰大本营不远处的一处临时宿营地,现正在下山途中,张良石和圆圆仍下落不明。藏族警察才仁认为张良石有可能遇到了雪崩,而圆圆,很可能是起夜时不幸坠崖,找到尸体的机会都很渺茫。

“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休息前,才仁问田戈。田戈想了想,回答说:“我去大佛光寺,约定好如果走散的话,就在那儿集合,明天就出发。”才仁看了下手表,说:“今天是3月1日,明天你跟我们的补给车走,大概2日中午就能到大佛光寺。”田戈一惊,抓住才仁的手问:“今天是1日?”才仁摸出手机又对了一下时间,十分确定地说:“没错。”

田戈匆忙掏出你的手机,上面的时间仍旧是2月29日。

田戈脑海里一片空白,他记得早上从山洞出来寻找圆圆时看过时间,是2月29日,然后被大雾笼罩,再出来后就到了黑光峡谷出口的大牧场,再之后就一刻不停地来到巡逻站,怎么突然就3月1日了呢?或许在大雾里丢失了一天时光,但又隐隐有些不对劲,似乎哪里有逻辑错误。在从浓雾中走出到牧民次松的帐篷后,田戈对过时间,自己的手机精准没有异常。那就是说,手机在浓雾中时还没有坏。那么,这一天是在哪里丢失的呢?

夜里,田戈终于放松下来,顿时陷入梦乡。在田戈睡着后没多久,一个人影出现在房门外,他把耳朵贴到门板上听了一会儿,确认田戈真的睡着了才无声地推开房门,向床前摸来。巡逻站屋外的灯光照进来,把他手上的藏刀映射得格外凶煞,杀气阴森。

藏刀就要刺下来时,外面突然响起枪声,这让他停顿片刻。枪声就是命令,田戈顿时从梦中

醒来,立即看到一个悬而待垂的刀锋。黑暗中那人只停顿刹那,藏刀就凶残地扎下来。田戈猛地将被子掀起挡了一下刀锋,同时就地一滚,从被子上落到地上,肘击偷袭者的下阴,并把弓腰惨号的家伙掀翻,顺势用肘尖以全身之力狠狠压到偷袭者的咽喉上。骨碎声中惨号立刻停止了,偷袭者躺在地上,只剩下四肢无意识地抽搐。

这个时候,巡逻站的二层小楼外枪声大作,也不知有多少人在交火。

田戈后来才知道,这个巡逻站关押着一名重犯,一个月来偷猎分子数次围攻抢人,但都被击退了。这次居然让他们摸进了巡逻站,幸好有田戈,不然真要出大事了。

天蒙蒙亮时,一个车队响着喇叭驶来,是救援队伍到了。

才仁和所有森林警察都走出反盗猎巡逻站,激动地迎接自己的战友。田戈磨磨蹭蹭地走过去,他的眼角同样湿润。这样的场面已经有七年没见到过。才仁把田戈拉到赶来救援的副局长张文峰面前,极力称赞,然而不管是局长还是田戈,都面色古怪。

“来的时候我还在想,睡着了还能解决偷猎分子,简直要赶上你‘石兔子’(藏民对高原鼠的称呼)了。结果,有这能耐的还就是你小子田戈!”张文峰笑着给了田戈一拳,不重不轻。

田戈立正敬礼,然后眼圈通红,一开口便没忍住泪,他说:“张连长,您过得好吗?当年是我连累了您。”张文峰眼圈也有些红了,他拍拍田戈的肩,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提了。这次多亏有你在,不然我这一队同志可就都要……”

这个时候,巡逻站的电台收到一条新的信息,昨晚要求搜救的失踪人员在黑光峡谷内又找到一个,他的名字叫张良石。